

宋

書

列傳第三十三

宋書七十三

顏延之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含右光祿大夫祖約零陵太守父顯護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居貧郭室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也穆之既與延之通家又聞其美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後

將軍吳國內史劉柳以爲行參軍因轉主簿豫
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
有宋公之授府遣二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與
同府王參軍俱奉使至洛陽道中作詩二首文
辭藻麗爲謝晦傅亮所賞宋國建奉常鄭鮮
之舉爲博士仍遷世子舍人高祖受命補太子
舍人鴈門人周續之隱居廬山儒學著稱永初
中徵詣京師開館以居之高祖親幸朝彥畢至
延之官列猶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

之雅仗辭辯延之每折以簡要既連挫續之上
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徙尚書儀
曹郎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傳亮自以文義之
美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辭不爲之下亮甚疾
焉廬陵王義真頗好辭義待接甚厚徐羨之
等疑延之爲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即位以爲正
負郎兼中書尋徙負外常侍出爲始安太守領
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
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

亦謂之曰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
道經汨潭爲湘州刺史張紀祭屈原文以致其
意曰恭承帝命建旟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
佩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敬祭楚三閭大夫
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方人諱
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溫風迨時飛霜急節
羸萃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薨椒蘭身絕
郢闕迹遍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
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芬實穎實發望汨心歛

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元嘉三年美之
等誅徵爲中書侍郎尋轉太子中庶子頃之領
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好酒踈誕不能斟酌
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云
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
辭甚激揚每犯權要謂湛曰吾名器不升當由
作卿家吏湛深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
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
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翔有時鍛

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可不論塗去窮能無
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
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
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時延之已拜欲黜
爲遠郡太祖與義康詔曰降延之爲小邦不政
有謂其在都邑豈動物情罪過彰著亦士庶共
悉直欲選代今思愆里閭猶復不悛當驅往東
土乃志難恕自可隨事錄治殷劉意咸無異也
乃以光祿勳車仲遠代之延之與仲遠世素不

協屏居里巷不豫人間者七載中書令王球名
公子遺務事外延之慕焉球亦愛其材情好甚
款延之居常罄匱球輒贍之晉恭思皇后葬應
須百官湛之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持邑
吏送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頗延之未能事生焉
能事死閑居無事爲庭誥之文今刪其繁辭存
其正著于篇曰庭誥者施於閨庭之內謂不遠也
吾年居秋方慮先草木故遽以未聞誥爾在庭
若立履之方規鑒之明已列通人之規不復續論

今所載咸其素畜本乎生靈而致之心用夫選言
務一不尚煩密而至於備議者蓋以網諸情非
古語曰得鳥者羅之一目而一目之羅無時得鳥
矣此其積意之方道者識之公情者德之私公
通可以使神明加嚮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是
以昔之善爲士者必捐情反道合公屏私尋尺
之身而以天地爲心數紀之壽常以金石爲量
觀夫古先垂戒長老餘論雖用細制每以不朽
見銘繕築末迹咸以可又承志況樹德立義收

族長家而不思經遠乎曰身行不足遺之後人欲
求子孝必先慈將責弟悌務爲友雖孝不待慈
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
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儻知恩意
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損夫內
居德本外夷民譽言高一世處之逾嘿器重時
體之茲沖不以所能干衆不以所長議物淵泰
入道與天爲人者士之上也若不能遺聲欲人出
己知柄在虛求不可校得敬慕謙通畏避矜踞

思廣監擇從其遠猷文理精出而言稱未達論
問宣茂而不以居身此其亞也若乃聞實之爲
貴以辯畫所克見聲之取榮謂爭奪可獲言
不出於戶牖自以爲道義久立才未信於僕妾
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感荀銳之志馳傾軋之望
豈悟己挂有識之裁入脩家之誠乎記所云千人
所指無病自死者也行近於此者吾不願聞之
矣凡有知能預有文論不練之庶士校之羣言通
才所歸前流所與焉得以成名乎若呻吟於牆

室之內喧囂於黨輩之間竊議以迷寡聞妲語
以敵要說是短筭所出而非長見所上適值尊
明臨座稠覲博論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衆
視則慌若迷塗失偶壓黑如深夜撤燭銜聲茹氣
腴嘿而歸豈識向之夸慢祇足以成今之沮喪邪
此固少壯之廢爾其戒之夫以然誹爲心者未有
達無心救得喪多見誚耳此蓋臧獲之爲豈識
量之爲事哉是以德聲令氣愈上每高忿言對
議每下愈發有尚於君子者寧可不務勉邪雖

曰恒人情不能素盡故當以遠理勝之么桀除之
豈可不務自異而取陷庸品乎富厚貧薄事之
懸也以富厚之身親貧薄之人非可一時處然昔
有守之無怨安之不悶者蓋有理存焉夫既有
富厚必有貧薄豈其證然時乃天道若人厚富
是理無貧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謂富厚在我則
宜貧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義在不
可而橫意去就謬生希幸以爲未達至分蠶溫
農飽民生之本躬稼難就上以僕役爲資當施

其情願充其衣食定其當治遞其優劇出之休
饗食後之捶責雖有勸恤之勤而無霑曝之苦務
前公稅以遠吏讓無急傍費以息流議量時發
斂視歲穰儉省贍以奉已損散以及人此用天之
善御生之得也率下多方見情爲上立長多術
晦明爲懿雖及僕妾情見則事通雖在畎畝明
晦則功博若奪其常然役其煩務使威烈雷霆
猶不禁其欲雖棄其大用窮其細瑕或明灼日
月將不勝甚邪故曰辱焉則差的焉則闇是以

禮道尚優法意從刻優則人自爲厚刻則物相
爲薄耕收誠鄙此用不忒所謂野陋而不以居心
也含生之氓同祖一氣等級相傾遂成差品遂使
業習移其天識世服沒其性靈至夫願欲情嗜
宜無閒殊或役人而養給然是非大意不可侮
也隅奧有竈齊侯蔑寒大馬有秩管燕輕饑若
能服溫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德厭滋旨而
識寡嗛之急仁恕之功豈與夫比肌膚於草石
一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用哉訓慎其鑑惠戒

其偏罰濫則無以爲罰惠偏則不如無惠雖爾
眇末猶庸庸保之上事思反已動類念物則其
情得而人心塞矣抔博蒲塞會衆之事諧調哂
謔適坐之方然失敬致侮皆此之由方其剋瞻
彌喪端儼況遭非鄙慮將醜折豈若拒其容而
簡其事靜其氣而遠其意使言必諍慝賓友清
耳啖不傾撫左右悅目非鄙無因而生侵侮何從
而入此亦持德之管籥爾其謹哉嫌惑疑心誠
亦難分豈唯厚貌蔽智之明深情怯剛之斷而

已哉必使猜怨愚賢則嘖笑入戾期變犬馬則
步顧成妖況動容竊斧束裝濫金又何足論是
以前王作典明慎議獄而僭濫易意朱公論璧
光澤相如而倍薄異價此言雖大可以戒小遊道
雖廣交義爲長得在可久失在輕絕久由相敬
絕由相狎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誨必
藏其枉情輔以藝業會以文辭使親不可褻踈
不可閒每存大德無挾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
終酒酌之設可樂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